

【名家与故乡】

# 城南舊事

當代中國出版社



# 城南舊事

林海音著

沈繼光攝影



當代中國出版社

---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城南旧事 / 林海音著；沈继光摄. —北京：当代中国出版社，2004.5  
(名家与故乡)  
ISBN 7-80170-307-3

I. 城... II. ①林... ②沈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  
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---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4)第045798号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01-2004-4808

责任编辑 赵型  
装帧设计 吴冠曼  
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 
地 址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 
邮政编码 100009  
发 行 部 (010) 66572157  
印 刷 深圳中华商务安全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 
开 本 特16开 152×228mm  
印 张 14印张  
版 次 2004年8月第1版  
印 次 2004年8月第1次印刷  
定 价 25.00

本书繁体字本原由三联书店(香港)有限公司出版，  
经由原出版者授权当代中国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出版  
发行简体字本。



林海音，台湾著名作家，以《城南旧事》等作品享誉文坛。林海音，小名英子，原籍台湾省苗栗县，一九一八年三月十八日生于日本大阪，不久即随家人回到日本侵占下的台湾。其父不甘在日寇铁蹄下生活，又举家迁居北京（当时称北平），小英子即在北京长大。林海音是个“比北平人还要北平”的老北京，她深切地眷恋着她的第二故乡北京，她称在北京度过的二十五年时间，是“金色年代，可以和故宫的琉璃瓦互映”。北京城南的胡同、四合院，西山脚下的毛驴，以及脖子上挂着铃铛的骆驼……这些影像都给了她创作的灵感。

摄影师沈继光先生愿意陪伴小英子再走城南，用镜头去收拾古城的残片：大柯的几根垂落枝条，瓦陇中存留的枯叶，临街老店被涂盖的字号，半扇院门的插闩，还有屋顶上闲置的花盆以及巴在皇城墙上的冬雪……

## 【名家与故乡】

- 鲁迅的绍兴
- 老舍的北京
- 沈从文的湘西
- 郁达夫的杭州
- 缘缘堂随笔
- 城南旧事



# 目录

冬阳 童年 骆驼队 .....	1
惠安馆 .....	8
我们看海去 .....	94
兰姨娘 .....	133
驴打滚儿 .....	164
爸爸的花儿落了 .....	191
后记 .....	202
收拾残片——陪海音先生再走城南（沈继光）.....	21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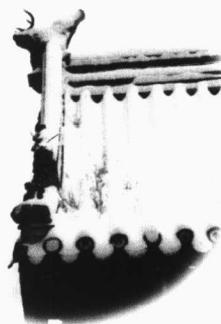


“长空雪乱飘，改尽江山旧。”（摄于故宫西华门）

# 骆驼

队来了，停在我家的门前……

冬 阳 童 年 骆 驼 队



# 骆

驼队来了，停在我家的门前。

它们排列成一长串，沉默地站着，等候人们的安排。天气又干又冷。拉骆驼的摘下了他的毡帽，秃瓢儿上冒着热气，是一股白色的烟，融入干冷的大气中。

爸爸在和他讲价钱。双峰的驼背上，每匹都驮着两麻袋煤。我在想，麻袋里面是“南山高末”呢？还是“乌金墨玉”？我常常看见顺城街煤栈的白墙上，写着这样几个大黑字。但是拉骆驼的说，他们从门头沟来，他们和骆驼，是一步一步走来的。

另外一个拉骆驼的，在招呼骆驼们吃草料。它们把前脚一屈，屁股一撅，就跪了下来。

爸爸已经和他们讲好价钱了。人在卸煤，骆驼在吃草。

我站在骆驼的面前，看它们吃草料咀嚼的样子：那样丑的脸，那样长的牙，那样安静的态度，它们咀嚼的时候，上牙和下牙交错地磨来磨去，大鼻孔里冒着热气，白沫子沾满在胡须上。我看呆了，自己的牙齿也动起来。

老师教给我，要学骆驼，沉得住气的动物。看它从不着急，慢慢的走，慢慢的嚼；总会走到的，总会吃饱的。也许它们天生是该慢慢的，偶然躲避车子跑两步，姿势很难看。

骆驼队伍过来时，你会知道，打头儿的那一匹，长脖子底下总会系着一个



从鼓楼望钟楼。 钟楼，（元）至元九年（1272）始建，“阁四阿，檐三重，悬钟于上，声远愈闻之。”后毁于火。（清）乾隆十年（1745）重建，全部以砖石筑成，通高47.95米。每日黄昏鸣钟108响，随后起更，翌日清晨再鸣钟一次。（摄于地安门鼓楼下）

铃铛，走起来，“当、当、当”的响。

“为什么要一个铃铛？”我不懂的事就要问一问。

爸爸告诉我，骆驼很怕狼，因为狼会咬它们，所以人类给它们戴上了铃铛，狼听见铃铛的声音，知道那是有人类在保护着，就不敢侵犯了。

我的幼稚心灵中却充满了和大人不同的想法，我对爸爸说：

“不是的，爸！它们软软的脚掌走在软软的沙漠上，没有一点点声音，你不是说，它们走上三天三夜都不喝一口水，只是不声不响地咀嚼着从胃里倒出来的食物吗？一定是拉骆驼的人类，耐不住那长途寂寞的旅程，所以才给骆驼戴上了铃铛，增加一些行路的情趣。”

爸爸想了想，笑笑说：

“也许，你的想法更美些。”

冬天快过完了，春天就要来，太阳特别的暖和，暖得让人想把棉袄脱下来。可不是么？骆驼也脱掉它的旧驼绒袍子啦！它的毛皮一大块一大块地从身上掉下来，垂在肚皮底下。我真想拿把剪刀替它们剪一剪，因为太不整齐了。拉骆驼的人也一样，他们身上那件反穿大羊皮，也都脱下来了，搭在骆驼背的小峰上，麻袋空了，“乌金墨玉”都卖了，铃铛在轻松的步伐里响得更清脆。

夏天来了，再不见骆驼的影子，我又问妈：

“夏天它们到哪里去？”

“谁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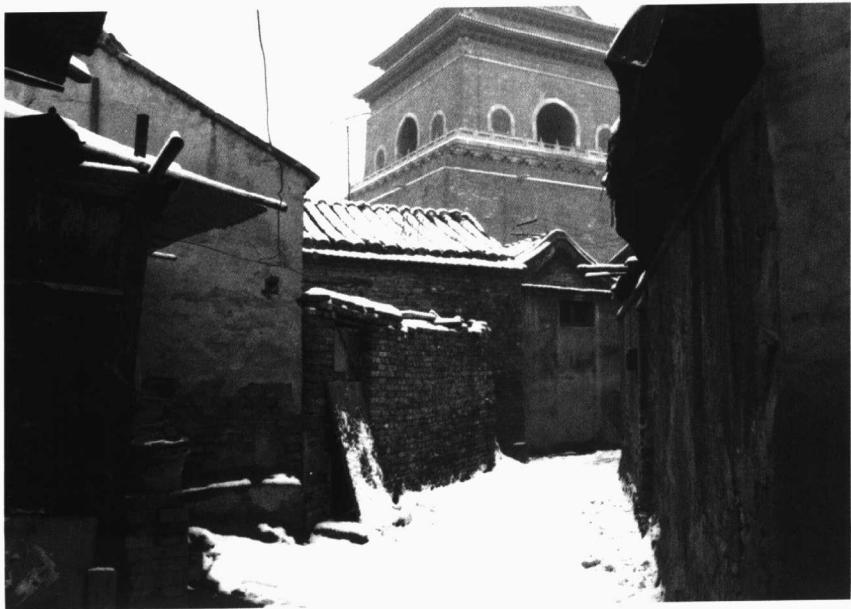
“骆驼呀！”

妈妈回答不上来了，她说：

“总是问，总是问，你这孩子！”

夏天过去，秋天过去，冬天又来了，骆驼队又来了，但是童年却一去不

钟楼和胡同一起，才有了钟楼的意义。“越钟鼓楼而西曰钟库胡同，曰小铃铛胡同，曰铃铛胡同，曰牛圈，曰汤平胡同，《顺天府志》作汤锅胡同。”（摄于汤锅胡同〔汤公胡同〕）





(左上) 清绝广化寺。 创建于元代，清宣统元年，曾在寺院内筹建京师图书馆。现为北京市佛教协会所在地。题名“清绝”，更多是对它的赋予，对它的感受，又加上那天雪衣寺院。（摄于北海北沿鸦儿胡同）

(左下) 孤树百姓家。“我念着国文上的那课叫做《下雪》的：一片一片又一片，两片三片四五片，六片七片八九片，飞入芦花都不见。”——林海音《城南旧事》（摄于北海北沿鸦儿胡同）

(右) 寒枝古干，瑞雪老屋。（摄于后红井胡同）

还。冬阳底下学骆驼咀嚼的傻事，我再也不会再做了。

可是，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！我对自己说，把它们写下来吧，让实际的童年过去，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。

就这样，我写了一本《城南旧事》。

我默默地想，慢慢地写。看见冬阳下的骆驼队走过来，听见缓慢悦耳的铃声，童年重临于我的心头。





青堂瓦舍百姓家。 (摄于崇文花市)



大

# 阳

从大玻璃窗透进来，照到大白纸糊的墙上，照到三屉桌上，  
照到我的小床上来了……

惠  
安  
馆



有大树的会馆院落。“窗外很明亮，干秃的树枝上落着几只不怕冷的小鸟。我在想，什么时候那树上才能长满叶子呢？这是我们在北京过的第一个冬天。”——林海音《城南旧事》。冬天刚过，春天来了，有了最初暖绿的叶子。英子，别急，再过些天，树就长满叶子，花荫凉会撒得满庭满院。（摄于椿树南柳巷胡同路东）

太  
阳从大玻璃窗透进来，照到大白纸糊的墙上，照到三屉桌上，照到我的小床上来了。我醒了，还躺在床上，看那道太阳光里飞舞着的许多小小的、小小的尘埃。宋妈过来掸窗台，掸桌子，随着鸡毛掸子的舞动，那道阳光里的尘埃加多了，飞舞得更热闹了，我赶忙拉起被来蒙住脸，是怕尘埃把我呛得咳嗽。

宋妈的鸡毛掸子轮到来掸我的小床了，小床上的棱棱角角她都掸到了，掸子把儿碰在床栏上，格格地响，我想骂她，但她倒先说话了：

“还没睡够哪！”说着，她把我的被大掀开来，我穿着绒裤褂的身体整个露在被外，立刻就打了两个喷嚏。她强迫我起来，给我穿衣服。印花斜纹布